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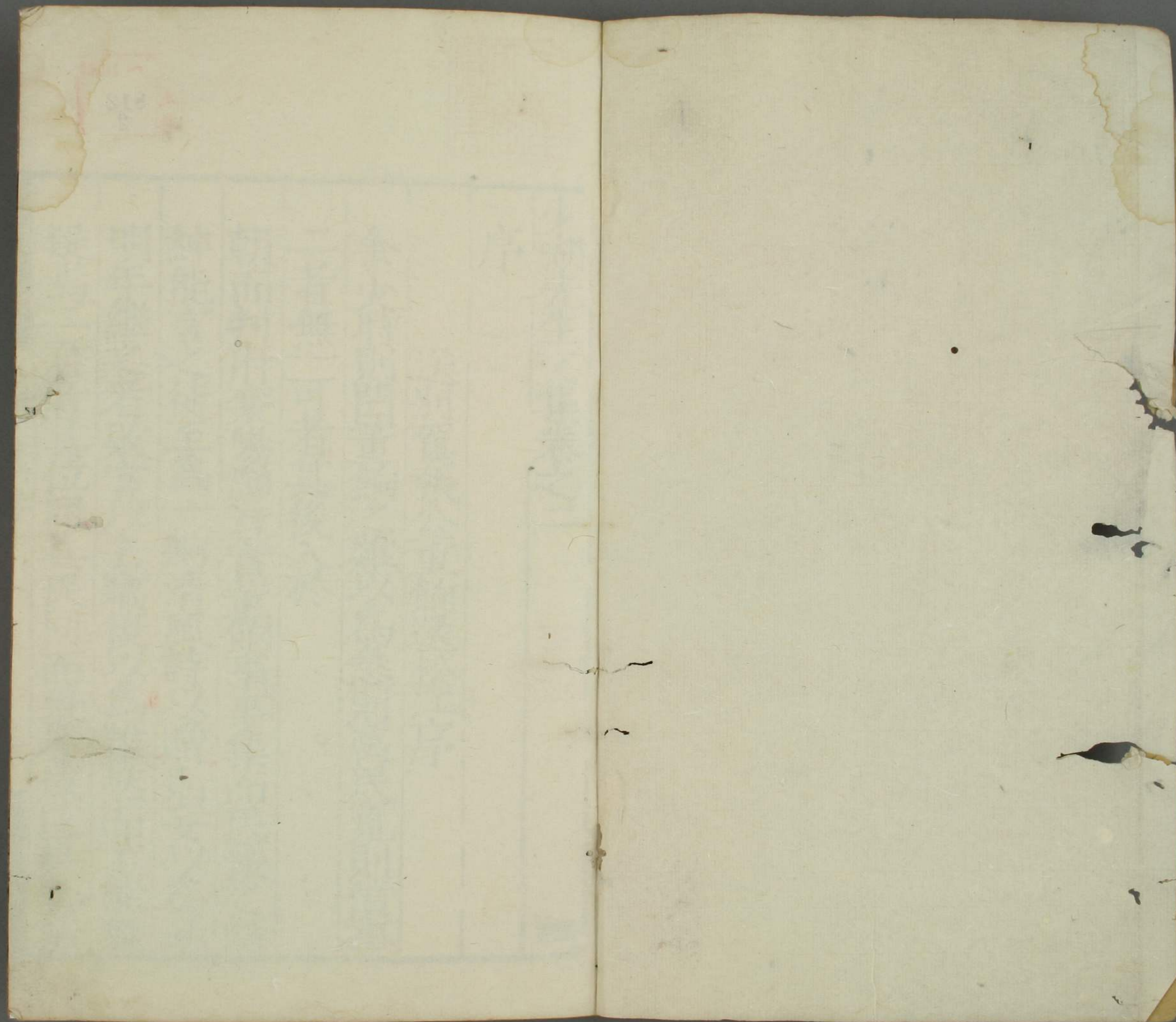
少湖先生文集

亨

少湖文集 四本

和
812
2





特 16
號 812
卷 2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二

序

送別駕張公董餉還松江序

余少時則聞董餉之難以為急則厲民寬則債事
二者無一可者其後入於

朝而判府襄陽鄭君實董餉事事集而民懷之縉
紳能言之徒至為一舸清風詩以贈則妄以為易
明年繼之者敗官以去竊復以為難然而不能無
疑焉二君者其位同其民同而毀譽成敗異也嘉



靖戊子巳丑秋別駕關中張公連一歲董餉於北
吾松人之從者目不識箠扑之威耳不聞追呼之
擾而自始發以至都下期之無後期者令之無違
指者僅閱月遂以訖事余將斷以爲易而莫測公
所以致之就其從者問焉僉曰公自奉約其率吾
屬以來每食飯一盂肉與蔬不求備衣服用器僕
從輿馬之費不煩吾屬一錢則始歎曰公之所以
得民而集事者其在茲哉然則餉固不難董也夫
民之所吝惜者財也顧其在郡縣也征之惟恐其
不盡也輸以歸於庶府也收之惟恐其不厚也而
苞苴之入又不在是民之財一而取之者三雖或
寬之猶不免於病也矧殘之以刑者耶及其窮而
無所於出雖或急之猶無以應也矧持之以不斷
者耶如是而以爲難豈不可也仁人者作體其情
不竭其有制其用不私其贏夫苟不竭其有民則
何敢愛其正之供不私其贏民則何敢怠其役之
常若公今日之事雖以爲易又豈不可也松自有
郡以迄於今繼今以及於無窮其董餉者前乎公

余不能盡知後乎公。余不能逆知。然使前乎公而能是。則所謂難者安從始。後乎公而能是。則所謂易者其有終乎。余不能無慨於前而深冀於後也。雖然。松一郡也。董餉又特其一事也。今天下民就窮而賦亦不登於舊。治平君子蓋每病其救之難矣。誠推公之意而處之。庶其有濟乎。公以名進士。歷官十餘年。聲稱彌著。固將有天下之責者。然行之自一郡一事始。吾聞松守熊公仁人也。舉松之利弊。相與斟酌而罷行之。使後之人罔以松爲難治。其不在公耶。於是士大夫致私願於公者。以詩而余爲之序。且以廣清風之義云。

送少尹王君董餉還華亭序

丁亥冬。今少尹咸寧王君董餉將還。士大夫餞且賦詩送之。余實僭爲之序。每歎曰。茲舉也。前此所未有也。今年冬。君再董餉於北。比訖事。予既從士大夫餞。且賦詩送之。而從事某輩二十人復請余言爲贈。則歎曰。茲舉也。又丁亥所未有也。華亭人之於君。顧可謂無情哉。惟華亭之俗。世之論者。蓋

或喜其醇。又或病其訐矣。以余言之。二者之論皆非也。夫所謂醇與訐者。非以其有愛惡耶。愛惡之情雖殊。然而順其欲則愛生。拂其欲則惡生。猶之赤子然。其啼與笑。情雖不同。而皆非有意爲之也。華亭人於其長吏。自余所聞。知固有所同惡。如某某者。數人焉。其政存也。其於民之欲。得無有未順焉者耶。有所同愛。如前邑侯江右聶公。今湖南方公。少尹關中楊君。與君四人焉。其政存也。其於民之欲。得無有不忍拂焉者耶。民之欲。莫大於養生送死安老而慈幼。惟其不克自遂。而始以望於上之人。上之人南面而蒞之。食其財而役其力。苟違其望。雖欲其無惡。不可得也。不然。雖欲其無愛。亦不可得也。故自其有惡也。可以爲訐。而實非讎也。自其有愛也。可以爲醇。而實非私之也。夫其愛與惡。苟皆非有意爲之。則愛公也。惡亦公也。其愛也。吾將同其樂。而不獨以爲喜。其惡也。吾將反其政。而不敢以爲病。蓋長人者。若是而止耳。而暇計其醇與訐哉。君之前後董餉也。庶繁慎勤之政具。

見於士大夫之詩。余獨慨大世之論者，不知自反而徒責諸人。其志之所期，往往出君之上，而卒無以得民也。於是乎言。

女君子詩序

予少讀詩，考后妃之德於關雎，得其幽閑貞靜於葛覃，得其孝敬儉勤於樛木，螽斯得其逮下不妬忌，以爲文王之化。后妃所以爲之助者，蓋如此。然竊恠詩人之詞於其所謂不妬，獨累言豆若宮人之私，則然者，旣而觀周之子孫繁衍，明聖有作，有述，有君，有臣，以定蒼輿之業，至於其後，亦屢仆屢振，又然後亡。於是知不妬之功之大，而詩人之累言之者，非過也。國子生寧都曾君信圭，始未有子，其配賴爲置二妾，居數歲，竟無子，又爲置二妾，已而得子。三士大夫爲賦女君子之詩，夫方信圭之未有子也，信圭少賴亦少苟懷妬心，則不能使有妾，雖有妾，或不能使有子。有子，或不能撫字之，以底成立，而獨能忘其私，以爲曾氏子孫之計，屢置而愈勤。曾之宗祧藉以弗墜，其功在夫氏與后。

妃實同特大小異耳士大夫誄而歌之固樛木螽
斯之意乎而以是稱女君子於時其亦可無愧矣
然予又聞之后妃之德文王脩身正家之效也文
王之聖雖非後之人所可企及要之欲正家者必
有本焉予嘗見李正之言信圭之先世皆有懿德
至信圭尤端厚好禮果如是彼所以正其家者豈
有素乎古詩人之詞體物連類舉一而徵百其微
旨徃徃在言語之外若此詩者遡而求之以得夫
不言之意是說詩之法也予故爲著之且以諷乎
正家者女君子名愛邑之清泰鄉人詳見正之所
爲傳

贈沈君建之赴寧海序

五年春今寧海太守沈君建之爲光祿掌醢署正
天子將重守令之選詔百司舉其屬之材者以聞於
是光祿卿上疏曰臣伏見署正臣鈇在位六年勤
苦脩潔不替益固而綜理區畫每有餘才爲守其
可

天子下其疏吏部及是寧海守缺君適以九年考最

司銓者曰寧海地僻而貧不治已久撫而輯之非
沈君莫可使者即注君寧海州除目始下大夫士
交相謂曰是往年光祿所薦耶可以爲寧海矣君
故禮部右侍郎掌通政司事贈尚書公之子母張
淑人於今

昭聖慈壽皇太后爲姑當

孝宗皇帝時沈氏之貴重聞天下然公爲人疑遠端
慎在通政敷奏出納詳審明雅人自謂不及階遷
級進以至卿佐不專爲息其教諸子尤有禮法故
君之少與其兄尚寶卿抑之則既以良子弟稱於
戚里公歿若干年抑之自中書舍人遷尚寶司丞
再晉今官而君亦遂以薦起兄弟並爲大夫君之
行意歎然若不勝任者予走謂之曰今天下仕宦
子孫不難於爲政而其所共以爲難者二其一世
其家之難其一忘其有之難子之先公天下所謂
賢也子之兄又賢也子居賢父兄之聞而程休絜
譽卓然無愧色不謂能世其家乎子之爲子弟爲
掌醢則有聞比得州又獲重語於大夫士而意猶

不自以爲足也。不謂能忘其有乎。進能世其家。退能忘其有二難備矣。夫是之謂敬德。敬以事人。則上安其恭敬。以使民。則下服其教。審如是。豈惟寧海。雖天下可也。子其行哉。於是君再拜謝曰。鈇實不肖。無以爲。

國家役。至於敬德。則固聞命矣。請書之。遂次以爲序。

送汪君淵之守永州序

永州去京師六千里而遙。汪君淵之自都水。卽擢爲之守。或曰。當路者忘之也。或曰。君之爲都水。䟽剔垢弊。怨讒交積。當路者思以全之也。予謂不然。君之爲都水。誠賢耶。當路者自宜禮而任之。雖讒不能爲之惑。雖然。不能爲之勳。何必置諸遠郡。而後爲全之也。然則忘之歟。今天下之用。日患其多。而財日患其不足。

聖君賢相。早夜圖以節之。又異得太善節財者用之。而君固其人也是。將薦而起焉。其尚忍忘乎。予蓋及復之。而得其說焉。士大夫車內而輕外。又况

在末州之遠乎往年

天子屢詔重守令然而詔愈勤而守令之輕不減分毫於昔何者計資而授焉則得之輕指疵而出焉則待之輕二者具而其勢自不得而重也當路者思所以奉

明詔則思及其政思所以及其政則思得人焉先之而借以為重以祛天下之惑末州之為遠夫人所知君之為賢都水又夫人所知以君守末則凡臺諫部寺之於聞之者將曰若是乎其不輕授人以郡也一時之為遠郡者聞之又將曰若是乎其不輕出我於遠也外者安其官內者樂於行推之於令莫不皆然其勢有不期重而自重者是故汪君者當路之所借以為重以祛天下之惑而非如或者之說也君將行同年友咸為詩文以贈予懼君之意有不釋然者故為著之若君都水之政則奏疏案牘可考而知而其為必當守而不可變也良有司或自能究君之志予可畧云

西隱詩序

客有示余西隱詩者予讀而歎曰夫隱居之樂易
言而達人之心事難窺也古今稱隱君自許由始
由之爲介雖一瓢之小猶以爲煩而必欲去之而
堯廷諸臣所以相堯以爲治安者汲汲焉窮日夕
而不倦後世不詆由爲矯而亦不病堯廷諸臣爲
貪何者達人之視天下猶其身也是故方其未治
且安而回視世之人乃未有起而救之者則不得
已攬爲己責以全吾天下之身堯廷諸臣是也苟
既有其人矣則固可高隱不出以全吾一身之身
由之不臣堯是也故以形而論天下大瓢小以達
人之心而論則天下一身而瓢猶身外之物瓢可
棄天下不可棄而由棄而隱焉者有堯廷諸臣在
也此其心豈可以仕隱二之哉是故達人之心事
難窺也今

天子神聖文武比隆帝堯中外材俊之士講論道德
挾持藝能欣欣然立於其位而又搜訪遺逸敷求
異人不少厭怠雲龍風虎以爲交都俞吁咈以爲
治無異堯廷諸臣于是時有伏而在下姓名邑里

少海文集卷三
不一被於薦書光彩文詞不暫登於
天府自非其人真無足爲世用宜不屑以爲而介
直有行義如西隱君者獨爲之不顧其心或者以
在位諸君子遭逢

明聖殫忠效勞自足致治安垂永久故慕由之風思
全其一身之身功不必自己出而其爲樂乃亦在
雍熙太和之外而不徒泉石之湛耶不然君之所
以爲隱其亦非其時而不足與語君臣之際矣達
人之心事其信有難窺者歟客喜而謝曰茲義也
某未之聞也請書之遂以是說使歸質君梅江之
上君姓葉氏名廷矩其爲人予得之友人李進士
正之云

一松詩序

弘選李先生築別墅於郭西數里所植松其間顧
而樂之因自號一松客有過而言者曰先生進無
所求退無所慕卜居於野將以自娛而草萊僅闢
荆棘粗翦兩楹爲室一松爲徒上者不能爲平泉
之富貴輞川之佳麗其次亦不能少假人力累石

爲山引泉爲池雜時佳卉擷芳攬幽以時自適其
何以慰寂寥而老歲月歟先生笑而應曰客少吾
松耶然客知吾松之寡而不知吾樂之多也吾昔
觀於貴顯之人顧已毀譽較量俯仰嗟嗟戚戚日
不自堪據其所處若榮若華其中所操如在牢窞
心竊傷之退而居于野寵辱黜陟不聞不知意之
所是與之而莫吾貶意之所非罪之而莫吾讐行
無趨趨之憂止無拘迫之患日晏而起以遨以嬉
客以爲吾之樂何如也夫樂在我者也物在外者

也樂苟具矣何物之須抱明月於座隅挹清風於
天末身之所在樂即隨之而見松花可採茯苓可
斲其植可以爲材其陰可以憩息者乎不然役乎
外未免勞乎中悅乎形未必娛乎志平泉輞川其
始也僅以供耳目之餘歡其終也反以資高人之
一慨又奚足慕乎故吾之爲此竊自詫吾樂之多
而不知松之寡也客少吾松耶客無以應述以語
予予嘆曰先生可謂善爲隱者矣古稱衡門之下
可以棲遲又稱獨寐寤言永矢勿諼世之人重慕

外物而必欲求其樂於衡門寤言之外故其勢自不能隱其欲隱者亦必有以自給然後可以徜徉而無憂而先生之樂乃不遠於一松而得之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宜先生之能養高以全其身而使頑夫懦人有所激焉以興起也於是士大夫知先生者相與賦一松詩而余爲之序

贈上元簿何君懷珍序

凡天下之能所有樹立垂聲不朽者其果在人耶位耶有其人矣無位則不可成有其位矣無人則不能自成然則二者之中孰爲要曰人爲要天下之事有有其位而無成者矣未有無其人而成者也吾於上元簿何君懷珍有感焉君始爲廣之白沙巡檢白沙負山濱海寇出沒無常君時能捕其酋佛朗國人以蜈蚣船入寇船制上廣下銳環植以木百夫鼓柁倏忽去來矢石不能破又爲鉸大小相貫着鐵丸其中每發可二百步殺常十許人吏卒莫能禦君間行誘其黨盡得其法以歸因以其技攻之賊不敢近廣人用寧嗚呼君巡檢耳其

於位非有藩臬牧守之尊其於資格非有公孤卿
輔之望而廣之寇盜上之人所不能制者君獨能
捕且却之其誠有不繫於位者耶自有廣以來寇
盜之患非一日吏於其土非一人而卓然有所樹
立使後之人歌其功而不墜者至於君始一見吾
不能無少望於在位諸君子也廣之有山海小寇
未足爲重輕佛朗之禍可謂亟矣使其時非君出
死力以圖之其能遽就寧乎吾是以幸廣之人獲
受君之庇而又惜其不幸而不得置君藩臬牧守
之位使盡其才以衛其民也今

天子明聖治安之念日久不忘於懷自廣之吏以及
天下聞君之風其亦有惕然於中乎夫苟惕於中
則必思以名於世果如是吾見治安之功不難致
矣請爲天下賀之君名儒懷珍字江西寧都人其
將赴上元桂鴻臚輦若干人謂予曰子素知何君
不可無言以贈予曰諾爲之序風於縉紳焉

金精吟社序

寧都金精山舊有集作於邑人曾蒼山黎月潭而

訂正於董文僖胡諫議凡談金精之勝者宗之其
後三十年諸公相繼淪沒詩亦散亡考文徵獻之
士徃徃致惜然未有爲之繼者繼之自今謝懶夫
輩始懶夫輩之言曰吾屬幸而生治平之朝無饑
饉流亡之苦又幸而能文辭而又幸而密邇夫金
精之勝不有賦詠則何以振昔人之遐軌倡後學
而教之文也於是結爲吟社月必有會會必有作
其詩遂傳人亦借以償舊集散亡之感諸君子於
茲良可謂苦心矣雖然諸君子之苦心將以振遐
軌倡後學也然而有大者焉其請爲誦之

國家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專以文辭爲登用之途
士之生者不患其無文患其無行詩又文之一也
其學傳與不傳無足深論諸君子猶不忍坐觀其
然至道學不明里無善俗寡庶鮮恥以利爲義近
世大儒力救之而未能者其亦嘗思以倡之乎倡
之如何脩身以及人篤近以舉遠善者與之又從
而進之惡者懲之又從而教之積之以歲時感之
以誠意則人心之天復而俗可自敦俗敦而其用

普矣區區文詞之學徐而議焉可也某不敏方悔
舊學之謬思進於高明故敢因吟社以告諸君子
其重圖焉

百竹詩序

淮陰王時雍雅好竹植百竿於其居之後因自號
百竹而徵言於予予曰竹中通外直後凋而多材
植物之可好誠莫如竹然而好者有偽有誠子誠
好竹即願謂所以爲好者曰某於竹培植必親灌
溉必親然日對而忘倦曰是王子猷一日此君之

意耳得其迹也未足爲誠好也曰某幸藉先君子
遺業諸凡服飾飲食之奉力可少自致而某一無
慕也惟於竹若有契焉曰是蘇長公人瘦人俗之
云耳得其似也未足爲誠好也時雍瞿然起曰某
昔居於鄉鄉之人謂某有竹癖進以語大夫士大
夫士胥以爲然惟某亦自謂溺於好也而先生猶
以爲未誠何居曰子不聞衛武公之於竹乎蓋昔
君子之好是物也將以勗德焉非徒爲玩適之資
而已是故志於隱逸則好菊而卒以成其隱逸者

陶淵明是也。志於君子，則好蓮而卒以成其君子者。周濂溪是也。衛武公之於竹，觀於其始生也，而以學問自脩焉。觀於其盛長也，而以飾其容服焉。又觀於其堅剛茂密也，而以成就其德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焉。故吾人之於竹，下者不知好，其次好而以為玩適之資，其上則借以為勗德之具。觀乎竹，反而省乎身，猶之西門氏之韋、董氏之弦、武之几、杖而湯之盤也。其斯可謂誠焉已矣。子誠好竹也，觀乎竹而自省焉。夫亦思所以虛其中，直其外乎。夫亦思所以抗其節，蓄其藝乎。夫亦思所以進於武公而不徒子猷、長公之慕乎。不然，子之為好，猶之嗜五穀而不能食，悅文繡而不能衣。於子之身，無益也。無益則謂之不誠，亦宜。於是時雍復瞿然起曰：某之志始未及，於是聞先生之教，願有學也。抑某將乞詩士大夫，請書之以著某之志焉。予辭不獲，則又思曰：時雍方有志於學，吾姑附淇澳詩人之義，以勗其成可乎。遂為序諸首簡。

贈侍御漆川廖君按山東序

今士大夫仕於時喜有賞怒有罰自農桑學校以
及錢穀甲兵刑獄之務咸得考稽而振舉自藩臬
以及郡縣之吏咸得刺察而黜陟惟御史之出按
者爲然故士大夫欲行其志莫如御史雖然御史
非行其志之難而得情於藩臬郡縣之吏爲難藩
臬郡縣之吏其事御史也貌非不肅而或屈體以
爲容則有不用敬者焉言非不遜而或詭辭以爲
佞則有不用愛者焉諛謀於一堂之上非不懇且
至而或揣摩觀望以爲媚則有不用忠者焉三者
具而民隱有所不聞闕政有所不知賢不肖有所
不辯御史者始孤立於上欲行其志而不可得是
故得情於藩臬郡縣之吏爲難也古之君子將大
有爲於天下也其明足以燭幾事之微其剛足以
勝剽敏之任矣至與人處則必自貶以下之誠心
以求之虛已以觀之夫是以人有所畏而不敢虐
其情有所感而不忍不盡其情情盡則私屏私屏
則道合道合則凡聰明才力吾咸得取其有以爲
吾用蓋今之欲行其志者亦如是而止矣漆川廖

君以御史往按山東君為人明而不恃剛而不有
宅心乎其大而不可以非禮悅所謂古之君子於
是乎在而其能得人之情以行己之志有可以預
必者予不佞辱與君友幸山東之人將被君之惠
澤而吾黨亦借以為榮也於是乎有以贈君

贈建寧三守李君致仕序

新會李君朝光以鄉進士高等歷判衡湖松三大
郡晉二建寧守君甫期再移文請致仕當道未報
允君即先遣其姪子而固請以行蓋中外縉紳未

如君之能去雖去亦可知如君之以此者嗚呼難矣哉
夫天下之途一義與利而已猶義則妨利利則
於所謂義者亦不免矣蓋二者之相形也
不啻白黑之不容也其不可以兼舉而互存也
不啻南北之不容也而馳而不察者每汲汲
於利之為圖鉅利寸累而不能去其欲去利以
就義又每而不能決故方其貪而不能
能去也其而不能決也其卒也不溺則病
也若被疾疾而莫之濟也其卒也不溺則病

予雖未更官，竊嘗自數人焉，皆所謂聰明才俊者也。皆貪且變，匹於利者也。而君之不獨若脫敝屣而祛浮埃，然用能全出處之義，以自卓立於流俗。此其爲勇誠有資，吾不能知。而生素所養，殆孔子所深歎惜於剛之未見者歟。吾雖欲不謂之難，不可得也。君始判二大郡，皆有聲比。佐建寧，廉靜，事愷，尤爲民所愛信。法當至大官，頃年

一詔銓部，用人惟其賢，不問資格。勢又當得驟顯，大有利在前，能不擠其儔而爭之，即不可謂不仁。

能不迂其身以求之，即不可謂無恥矣。君乃復夫而不顧，若不知利爲何物。古稱大夫七十致仕，君之官應古大夫而年去七十，遠甚。是二者吾益不敢不謂之難也。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今之世，其尚有頑若懦者耶？抑無其人耶？聞君之風，可以勸且愧矣。君將行，予適赴貶，與君會建寧之郵舍，予立

朝無所成名，又不能早自引去。迄今竄斥而去，猶未能決也。所謂頑若懦，徇利而妨義，孰有甚於予。

者乎。予言知不足爲君重，而君之賢不可使無聞也。爲之序以贈之。

贈邦伯南原先生李公入覲序

某昔在翰林，嘗取近代名公卿而品第之，以爲某廉吏而處已，或傷於峻，某能吏而持法，或流於急，峻則失禮於君子，急則失心於小民。凡天下之未治，不必皆庸人之罪，諸名公卿亦與有責也。當時聞者，率以爲然。其後往來南北，求所謂廉能之吏，亦且不可多得。頗自悔所評之過，而仰歎夫全才之難，然又竊疑之。

聖天子在上，明作厲精，夢寐英傑，將舉唐虞三代之治，其風聲意氣之所招徠，不宜併兩漢諸君子之聲績無聞於下。今年春，即貶於延，見南原先生李公之爲政，然後知抱全才以佐

聖天子復古之治者，固有其人，特某所接未廣也。公爲政於延一年，筦庫之役，凡省供億餽遺之費，數十白金，舊逋宿弊，清舉釐革者，百有餘事。廉能之譽振於閩中，然與人處，恂恂于于，雖童子必以貌

哀矜鰥寡明慎庶獄戚然有殺一無罪以得天下
不為之心此其視兩漢諸君子所為誠未知所先
後顧其與公生同郡叔父谷易公又與公同舉於
鄉而其至於今而後知公也則其向時之論雖或
不為過而其病於所接之未廣不已甚乎其於是
有深以為懼者矣雖然公今入覲

聖天子詢且考焉知公之為全才也進公勞焉舉而
大用焉四方之吏聞而興起者其將不日異歲殊
乎然則由今而後苟其所見聞縱未必如公賢亦
公之徒也其固當以多才為

聖世賀而所接之未廣有不足懼歟夫詠歌太平述
名哲以詔後世史臣職也其雖已不在位而意不
能默焉於公之行姑次以為序

贈建寧守詹公入覲序

今天下之吏惟守令於民最親雖然情抑而弗通
冤閉而弗洩號呶呼而莫或聞知吾未見守令
之果親其民也言焉而弗信倡焉而弗從詠歌唯
諾於公庭之上而怨且詈於其室吾未見民之果

親守令也。然則守令之於民，將遂踈乎？民之憂樂，在下而樞機在上，民非欲與守令踈也。理之而非真，有心以爲理字之，而非直，有心以爲字，文具曰飾而勢曰以隔，心曰以貳，故非民之踈，守令守令踈之耳。古之爲親民之政者，其言曰：若保赤子，人之所最愛，有甚於子者乎？而保民以保子之心，有弗得養者寡矣。抑其言曰：惻隱乃身人之所必愛，有甚於身者乎？而保民以保身之心，有弗得養者益寡矣。是故必有子民之實，而後民戴之爲父母，必有天下一體之實，而後民奉之爲腹心。大學之教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其論明德曰：在誠意、鳴呼、盡之矣。建寧君閩上游，城之內爲都司，一爲衛，若邑四廩，祿之費歲若干千，而民困於賦人之居者，兵農工賈雜而民黠於訟，士大夫東西過建者，迹相接於途，而民疲於役。番陽詹公作伯三年，樽節休息，以諭以教，不動不變，困者蘇，黠者戢，疲者安，人之所加民，卒趨之無怠，入覲之日，相與詩而送之。問言公之於民，何相親之深也。公爲人忠

厚敷其德實意出於文具之外者固所謂不
而嚴而理者歟莊子曰天無爲得以清地
爲以寧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中庸曰天地
道可一而盡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是
觀於天地而君子之明德親民者可知也予始
建寧之郵舍今茲行其同僚高君羅君
之言爲贈公之惠政建寧人述
之盡矣何所庸言哉然公之所以能與民相親
者世未必知也故爲著之如此

贈建寧郡伯詹公考績序

番陽詹公守建寧之三年將以其績上于銓部客
有賢公於某者曰公之在建也省刑罰罷科條蠲
滌敏擾與民休息自始至以迄于行之日若不見
其有所爲者然而觀於野則有餘蓄焉其惠可知
也觀於庭則無番訟焉其政可知也觀於校則士
興於仁義焉其教可知也無赫赫之聲而有醇醇
之實公之績也信有成歟又有賢公者曰公之在
建也其言常曰君子之治猶婦女之績也夫績順

而緩之則理拂而亟之則勞民之於好惡有同情
焉其不猶績之可順而不可拂者乎上之人欲行
其化必有漸焉其不猶績之可緩而不可亟者乎
而吾烏得而違之故公之爲政罔拂百姓罔求近
功寧拙毋巧寧遲毋速卒以有成效公之績也其
真所謂績歟其曰二君之論於公之績幾矣未足
盡公之賢也夫喜名譽而樂仕進非士人之恒情
歟凡有爲於天下不一試輒懲創沮衄不能自振
甚或改圖以求售非士人之恒患歟公始爲政於
建上之人群而笑之旣而毀之又旣而摧抑之于
時爲公謀者僉以爲宜少變以應時好而公獨無
所動於其心其於笑也容之若海之納絀流而不
怒也毀也視之若飛蠱之過前秋雲之倏幻倏滅
而不驚也摧且抑也處之若乘安車以履周道而
不懾也于于然日行其志以徐觀其成此其德量
之宏操持之固薄名譽仕進而信道篤豈世楚楚
子子之徒所可矯而能哉公之賢於是過人遠矣
客以爲然退以告政和令潘侯邦相侯於公爲屬

而於其為同年乃與松溪令陳侯輔請書以為公
贈夫公笑毀摧抑無所動其心者也豈以人之賢
已為悅哉其特叙其事以規於有位使無迂老成
而輕棄其守則庶績或有賴也

贈和伯南原李公考績序

善為政者不遠民以得治而不善為政者每求治
而失民是故善為政者之於民也因其生植之而
已不必有以益之也因其財節之而已不必有以
與之也因其力時使之而已不必有以助之也夫
是以上無舉措之勞而下有康阜之實不善為政
者日焦焦然徇私見以繁其令曰吾能利民矣而
不知情之未順則適以為擾守陳言以議興革又
曰吾能利民矣而不知時之未合則適以為病夫
是以上有不暇給之名而下有重困之歎此其得
失豈特倍蓰十百之相懸已哉延平故文獻地也
然為郡山多而土少其產薄故其生艱自鄧茂七
之變以來其經兵燹特數故其財匱頃年饑疫相
繼其生齒日耗而賦役不少減於昔故其力疲上

海南原李公以大理評事來爲邦伯一見歎曰是
病羸者之狀可以休思不可以藥劫也於是省文
書緩刑罰罷非正之供止不急之役訟之至者平
其忿不許其私民之麗於法者正其罪不追其往
耕耘種植之務導之以勤不弛其地之闢冠婚喪
祭歲時之費示之以儉不責其俗之同津梁道塗
之政要之無屬於衆不求其觀之美人之視公若
不見有所爲而行之期年而民生遂又期年而民
財裕民力完比三年而告訏之俗易禮讓之教行
寇偷之警弛絃誦之聲作駸駸然復古文獻之盛
有不知所以爲之者蓋公之爲政因民以致其養
若橐駝之種樹然不必益之而實潛恃以爲立不
必與之而實陰受賜以爲富不必助之而實深有
所籍以爲安彼其友之者則是孟子所論宋人之
榷苗非徒無益又害之者也公非所謂善爲政者
歟乃秋八月公將以績上于

天朝大叅龍津黃君都諫劔溪鄭君夏官主事枸山
田君相與謀爲公贈而屬言於某某旣辭不獲因

念公昔蒞延十月某即濫佐公刑獄以迄于今雖甚不肖無所贊翊然於公之政聞見特詳故輒序其不遠民而得治者如此若乃

聖天子陟明之典延士庶去思之情則大叅都諫之作言之詳矣某可無贅云

贈方伯浦南胡公赴江西序

正德庚午某叔父谷易公與今江西右方伯浦南胡公同舉於鄉某時尚幼獲以通家子姪待公凡筵之間叔父嘗指公謂某曰此所謂崇山大河能

任重澤遠者也其謹唯而識之其後數年公舉進士拜刑部主事遷四川僉事某亦繼忝進取官翰林徃徃從蜀薦紳聞公聲藉甚又後數年公遷湖廣副使歷廣西叅政遷福建按察使而其先一歲謫為延平推官於公為屬得覩公政事之詳其條理精密而規模弘遠持已甚介而與人不疑法之所在不可以私屈而不為苛急繁瑣不可近之行因追服叔父所以評公之審仰而歎曰國家自正德以來政之弊可知矣顧一時君子有

志振作者。既多畧於大體。而汲汲文法條目之求。其自謂老成安靜者。又一切沿陋習。非苟幸無事。而不知變。夫是皆非。

祖宗之治之舊也。有能知所以復古。以佐我

聖天子。精明博大之業者。其在浦南公之徒歟。居一年。江西之

命下。則又竊幸望公者之不孤。徧以告素所往來者。

曰。術家謂六十子之運數窮。則復。豈不信然哉。浦南公且大用天下。自茲太平矣。夫古君子之生也。

得志則自以其身任天下之重。不得志亦庶幾有大人焉。主張於上。以自效於百執事之末。其誠不肖。無能有所為。然其心願有以自竭也。於公之遷也。獨能無少覲乎。公行既得日。謂某宜有贈。於是某序公之賢。以為天下賀。而因及其私。

新泉問辯序

君子之學一而已矣。一者何也。理也。理也者。人之得乎天而具於心者也。天不二則理不二。理不二而君子之學獨有二手哉。是故君子之學一而已。

矣。雖然天不二也。而或爲日月星辰之昭布焉。或爲風霆雨露之鼓舞潤澤焉。或爲春夏秋冬之迭運焉。是數者非天乎。曰天也。日月星辰之昭布者天之象也。風霆雨露之鼓舞潤澤者天之氣也。春夏秋冬之迭運者天之時也。合而言之天也是故曰天不二也。其在人之心仁也者。理之愛者也。義也者。理之宜者也。禮智也者。理之敬與辯者也。親義序別信者。理之著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者也。出處辭受。舉措刑賞。極而禪讓放伐。萬有不齊者。理之散見於事爲者也。合而言之理也。是故曰理不二也。理不二而有仁義之屬。以至於萬有不齊者。何也。此正理之條理而孔子所謂文也。夫文非緣物而始有也。理之在人心也。渾然無象而條理森然。其焉是。故理在心不在物。由乎中而應乎外。其未應也。未嘗無其已。應也。亦呈露其本有者耳。昔者舜之命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不言博文而孔子言之。此非有異也。博所以致其精約。所以守其一。故夫博者精之謂也。約者一

之謂也。而禮也者，理也，非有異也。後世理一之義，不明於學，者因應物之迹，而誤以理爲在物，擾擾焉，欲四逐以求之，是猶見影之在地，忘其本，吾身之所爲也。而曰某地有影焉，其長短小大，曲直之狀如此，遂欲求影於其地，嗚呼！此豈非義外之說。孟軻氏所深辯而力排之者乎？而欲以爲學，謬矣。其泉先生講學新泉之精舍，其門人周君通輩彙次所聞，以爲問辯錄若干卷。先生之言固皆粹然出於正，然其大指則惟以發明夫理之本一，故於體認天理，蓋屢言之。至其白天理是一大頭腦，千聖千賢，共此頭腦，終日終身，只是此一事，更無別事者，則又喫緊明白，獨紹蘆花孔氏之正傳，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者也。然則學先生者，其尚可求之二哉！同僚林君彝卿嘗遊先生門，將梓是錄以惠學者，其不敏，竊有志於學，誦先生之言，恍乎若有見也。僭爲之序，因以質諸先生。

學則序

古之學出於一，而後世之學析而爲二，是故古之

道問學以尊德性而後世欲舍尊德性以別求所謂道問學之事古之尊德性則必問且學而後世欲舍道問學以別求所謂尊德性之功偏曲固滯竊似亂真而精一傳約之傳自子思孟子沒而遂絕矣周衰迄于宋季千有餘年晦庵象山兩夫子出相與切磋論難以得夫真似之辯而其學粹然惟一之宗蓋嘗即其言求之朱子之教人曰求放心曰爲己曰持敬曰操存曰辯義利而亟有取於程子涵養進學之說陸子之教人曰親師友曰觀書冊曰講明曰理會曰諷詠而謂學問固無窮已其端緒得失則當早辯朱子之於陸子兩稱其肯講學而陸子之稱朱子曰英持曰高明曰泰山喬嶽朱子之責門人曰只成說話曰多不得力而陸子之斥釋氏曰利曰和曰崇朱子於程允夫之名齋易道問學以爲尊德性而陸子於傅子雲周清叟李伯敏詹阜民諸人每告以讀書之法蓋兩夫子之學同出於一而精一傳約之傳絕而復續者實在於此至所謂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其平

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者則或朱子一時答問之語未可據以爲終身之斷而其謂道合志同是乃兩夫子之深相契而相許者也顧昧者不此之察既謬以爲二而其間號爲有識之士亦僅以爲如輔車之不可相無而不能究其本一則又何怪其學博觀遠取自以爲宗朱而玩物溺心實戾於朱子瞑視却聽自以爲宗陸而談空守寂實與陸子背而馳也哉某不敏竊爲此懼日與多士論兩夫子之同出於一者使嚮往焉既又恐其聽之未審也因取兩夫子言之尤契緊者得書七十有八銘三講義一論二語錄二十有四合爲一編以授之而名之曰學則嗚呼兩夫子之學自其生存以及今日未有定論而其獨比而同之某之爲此誠可謂不自量然學者苟按是以觀兩夫子之學則可以諒某之非妄而即是以致學焉亦庶乎其不詭於聖人矣

志節遺哀詩序

歐生廷材其故父國子君夙有大志未及仕而棄

廷材於緇縵配林孺人携廷材依其外氏以居里
豪其將奪之節孺人晝夜哭者累旬里人義其爲
其不敢逼卒撫廷材以存歐氏之宗廷材文行且
大顯於時而孺人又棄廷材於庠序廷材之言曰
世固或不幸而孤然未有如吾父賈其志扼腕而
沒者也世固或不幸不獲養其母然未有如吾母
之苦節而不及食其報者也於是廷材旣釋服其
哀如初喪士大夫爲賦志節遺哀之詩意將彰國
子君之志與孺人之節以慰廷材之哀者廷材彙
次之而以序請予曰諸君子之有言也將以慰子
之哀也雖然子之哀在子之心其究也將沒子之
身豈人之言能慰如可慰也亦可忘也吾又若之
何爲子言之廷材曰金梁之哀則何能一日忘諸
心惟以爲吾父之志生旣不獲試而沒又不克使
有聞吾母之節旣不獲有以養而又不克使拜一
言之重於君子則金梁之哀雖死弗釋也是所以
乞言於先生也予曰子將恃予言以爲子之親不
朽計耶夫世之公卿貴人計以焜耀其親者進之

有絲綸之褒退之有金石之刻彼其意固自謂可
傳之無窮矣然而其後未有不泯沒者今自所睹
記者徵之可知也子獨欲恃予言也夫廷材駭且
泣曰金梁始計不及是如先生之言然則金梁之
哀將遂死而弗釋也予曰子無憂是是在子之身
而已天下有為善而不足以顯其親者乎昔之為
人父母而不肖未有若瞽聵者也然以舜為之子
則至於今人能言之而伯牛之父亦賴伯牛以著
况有志節如子之親者耶魯孔氏閔氏鄒子孫氏
宋程朱氏此於其親皆非有假於人言之重而道
之所在人自重其親不衰其次忠孝行誼以及文
章政事一節之士為之親者亦往往因之以名當
時而垂後世夫舜與孔孟則不可易學學如閔冉
氏程朱氏又降而出於一節苟有所成就其親之
美未有弗彰者也斯其為子之親計不朽乎廷材
勉之予言非所急也已於是廷材再拜曰金梁不
敏敢不惟教以致吾之所以哀吾親予亦善廷材
知用其哀且將勗其成也為次所相告語者書於

詩之右方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三

○記

坦庵記

御馬少監宋君取君子坦蕩蕩之語題其居曰坦庵而語其徒曰吾且讀廷書以爲聖人者立教姑云然耳至于今乃知坦蕩蕩者非君子果莫能與而夫人之自役於戚戚也夫所謂戚戚者非必禍與患之云也凡天下之物莫不有主其大者莫如名與利而必欲過求焉則憂求之而必欲固守焉

則憂守之而必欲傳諸子若孫則憂是三者循環
於胸中而始不能一日自脫於戚戚之境惟君子
者無欲也無欲則虛虛則靜靜則平是故無得無
喪無寵無辱雖欲使其心一日自脫於蕩蕩之境
而亦不可得是故地一也君子為易小人為險遇
一也君子為樂小人為憂夫固有以取之矣吾於
所謂坦蕩蕩者雖未之有得然而竊有志焉苟非
所可冀雖或與之弗敢受也矧其敢過求耶雖或
得之弗敢有也矧其敢固守之又思以傳之耶故
吾進無以踰人退而有以適焉其言如此予以為
世之戚戚於名利者勞頓憂瘁既非人所能堪而
其所求亦互有得有不得得之者既自以為能而
忘其心之累不得者每自咎其謀之弗至夙夜焉
益以累其心至其後或終於無得而彼得之者又
或不久而失之是其向之戚戚祗以自病其心均
之於身無益也宋君鄙戚戚以為不足為然予聞
達人大官苟見君者必以為君子有欲薦賢而用
之者必惟曰宋君其入君之心寂乎無所慕而名

日以振位日以升無入而不自適焉然則君子小人孰得孰失抑又有辯乎是可爲世勸也予故爲記之庶後之人觀於是而有動手心焉

華亭縣脩學記

雙江先生來豐聶公知華亭之二年百廢具興上下胥悅乃脩學宮葺故創新具有成績

天子徵公爲御史又晉公作伯於蘇而于時尚未有刻石識者以爲憾已丑春姚江陳君徠以鄉進士乞興學事君之始拜命也其爲言公作學勸導士

懇有古循吏之風君歎且其父之比至善願瞻

周視黌舍旁稽載籍詢黃者進諸生沈東菴謂之

曰雙江公之功也前此有之乎曰無有後此有繼焉者乎曰無有雙江公之功果無有也諸生則能忘諸曰諸生則何能忘顧公之功非文無以紀而諸生非其人也乃相與礮石構亭謀徵文史氏而未有所屬今年春其以謫歸乃幣而請曰子昔言雙江公作學之勤導士之懇也其工役艱其經費廣其綜理

矣乎脩大成殿以崇...
鄉賢祠以端軌作講堂作...
乎知雙江公者莫如于子...
業公之門又親見公之脩學...
作記而公以書止曰是有言...
誠不足示今

贊

乎凡有是心而不知求與戴公之功而不知服公
之教皆非善事公者也然則窮碑峻址不足為公
榮深刻顯書果不足為公悅甚不佞無以塞陳君之
請輒取中公意與邑諸彥反而求焉公名豹字文
蔚正德丁丑進士脩學之歲為嘉靖改元焉

泰寧縣重建察院記

我

國家簡命御史以察於藩臬郡縣故其官獨以察
為名其所居之院因之曰察而其為制亦必廣嚴

邃密然後可以遠外譴飭內閑澄慮逖觀以秩憲
度而揚風紀非徒示崇重也邵武之泰寧故有察
院嘉靖丁亥燬於火御史按部至者率就藩臬之
分司居之庚寅辛卯間知郡事丘君激中以為弗
稱議即故基重建焉會入

覲不果壬辰春御史虞公蒞邑歎曰吾之至於斯
也凡政之墜將察而舉其良乃於院宜苟畧之安
以為惰首耶吾奉

天子命而來將察於有位使官居其職民居其業而
居吾身者非其寓也則無乃邇之弗察耶議如丘
君之指以告分守叅議王公公替其決乃以役屬
典史金基而命推官吳君其綜其成工且舉邑人
其等相與言曰御史公之為院志在察也吾屬能
無念諸既又曰郡憲君率吾尉以親茲役凡以成
御史公之志也吾屬能坐以視諸第其貲之贏輸
金二百六十餘兩請貸有司之費吳君重其義許
而授成畫且勸相焉閱若干日院以成告周垣重
門上堂旁宇後寢不舎遊息之所櫛茨之具弘規

織理罔不精備。邑吏庶士聚而觀之。由外以闕其中。穆然以深。由門歷階。以望其堂。聞然以肅。登堂以睨其左右。却而顧其後。翬然以整。廓然以容。井然以辯。蓋隱乎見。御史之紀度而震懾於其察焉。又不獨居之者。可以遠外譁。飭內閑。澄慮而逖視也。御史之有院。與院之以察名。俱可謂稱矣。於是丘君屬某記某素陋無聞。知不能言。御史之所以爲察者。書之院壁。以少飲群公之美。獨嘗思之。察非明不能明者。宜必貴察。而昔人之論。乃似謂明可有察。不可思則夫。明之與察。固亦有辯。而御史之爲察。必有道。與然而不敢以臆而決也。爲誌院之成。遂以贖於君子。

水蘄軒記

封某官水蘄王先生。憫俗之汶汶也。士大夫之茸柔而不足以與立也。思易之以其道。耕於安成之野。藜藿布素。若將終其身。間語其子。今方伯兩洲公曰。水天下之至清也。人之心亦清也。而欲汨之。則曰。民。天下之至苦也。人之情畏苦者也。而欲

乘之則日流是故君子動心忍性之功不可以已也。又曰：水清也，然而物之寒者莫冰若也；藁苦也，然而藥之良者莫藁若也。夫苟清之慕則何所辭其寒，苟良之求則何所辭其苦。吾之志辯此也。久矣。子其勉之。既方伯公舉進士，拜司寇屬，改官銓。曹先生數以書申昔所告語者于時。武皇帝在御，多權貴人縉紳之士，不折於勢，則沒於利。惟公毅然無所汙屈。

今皇帝嗣位，公自內艱起，司銓進退黜陟不可干以私自文。選佐兩京太僕，改貳太常，侃侃論事，與當軸者意不合，立棄華顯，來爲此藩叅議。再轉至今官。天下益以公出處大節，知公能自勵，不移於俗，而因以徵先生之教曰：先生是可謂冰藁者。雖然，某聞之，五音比而後和，五味濟而後調，濁不可與清對，而太清者隘之弊生焉；其不可與苦對，而過苦者節之凶出焉。是故古之君子將大有爲於天下，能使頑夫廉，懦夫立，而不廢其箴垢納汙之量，能使盜言醜，交無所於售，而和風甘雨之度人亦

愛且慕之不寐蓋所以用其清苦者如此方伯公
律已嚴缺與人取善恕士始見公者不敢懷非
義之心退而罔有怨惡所謂善用其清苦者非耶
然則非先生不能成公之高非公不能究先生之
大信先生之父子賢於人者遠也於是先生作水
蘄軒成而其爲之記

讀書亭記

讀書以爲學也學也者以學爲道德也雖缺讀書
以學爲道德而道德者非待書而後有也其所謂
道與德亦非有二物也夫所謂道者非父子君臣
夫婦兄弟朋友之倫耶是倫也生而所必有者也
所謂德者非仁義禮智之性耶是性也生而所固
有者也是故道也德也非待書而後有也道之行
於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也其藹然有恩者是
之謂仁其截然各得其宜者是之謂義其燦然有
文昭然有辯者是之謂禮謂智而其合而名之也
謂之德恩也宜也文也辯也隨其倫之所在而各
著焉以篤父子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位夫婦以

合朋友是之謂親義序別信而其合而名之也謂之道是故道也者德之散見於五倫之間德也者道之全體於一心之內者也非二物也而世之讀書者習其詞旁通其訓詁貪竒務傳以為德道獨存乎簡冊之間而不知其舉吾所有者以為訓句為之析字為之辯支離穿鑿以為此道也不可以言德彼德也不可以言道泥其名之異而不知友其實之同嗚呼此其自誣也不已甚哉而尚可謂之學乎古聖賢之有書也始於唐虞終於孟子舜之命契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舉親義序別信屬之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身而又言道而不及德孟子之言曰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而又言德而不及道孔子生乎其間子思子述其意而為之言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然則所謂道德者斷可識而凡讀書者亦可以得所學也已大叅龍津黃君作樓於其父讀書臺之故地儲書以遺子孫而仍其舊名曰其屬予為記予既病夫世之讀書

者往往入於自誣而君之子應春又方從予學故
爲言所以讀書者如此今而後凡嗣君之緒登君
之樓思讀君之書者苟有省於予言其於書也庶
不爲徒讀矣夫

慰思冊記

願庵林子手一冊授予中爲像四曰建寧司訓府
君者願庵父也曰益庵捐塚所庵者願庵兄也願
庵之來倅延平也司訓府君旣已捐館舍而益庵
先生亦卒官解州太守其存者捐庵刺全州漸庵
居台爲學官弟子言與願庵相去千里而遙願庵
以爲沒者不可復作也仕者居者遠而不可以致
也則肖其像以爲此冊而時肅瞻焉曰吾思吾兄
與吾伯兄而不可得見觀斯像則沒猶存也吾思
吾兩兄者而不可得見觀斯像則遠猶邇也於是
題其端曰慰思屬予爲記惟人之大倫五而父子
兄弟獨爲天屬沒而思相離而思此人之情也思
而托諸像以求慰焉又願庵之至情也然予以爲
沒而不可作者形也遠而不可致者迹也貌其似

而未能悉其真者像也。曠百世而相授受，越千里而相契合，生爲心術之蘊，而死爲精神之著者，道也。願庵之思曰：侍四先生也，求諸形與迹而不可得矣；退而求諸像，則猶得其似也。如欲得四先生之真也，亦務求諸道乎？是故以施於教，則府君之長育成就於建寧者，可求也；以施於政，則益庵之所以尸祝於解，損庵之不有其身，以利全之人者，可求也；以施於家，則漸庵之周旋綜理，使鄉黨宗族無怨者，可求也；事而求諸道，道存則精神心術存，精神心術存則府君益庵固日歸之在上也。斯所謂沒猶存也。已損庵漸庵固日聚於一堂之間，以相師友也。斯所謂遠猶邇也。已以是慰思也。其庶可慰乎？雖然，思而求諸像，固不若求諸道之爲真。然覩其像，則求道之心生焉；求道之力，勤焉。是冊也，亦不可謂無助。予與願庵同志於道，故因有以最願庵。

重建了齋先生祠堂記

自孟子沒而養氣之學不傳，所謂豪傑之士，徇國

之臣薄死生禍福以氣節自奮於流俗者蓋亦世
有其人然而其氣或慷慨悲壯一發而遽衰或愁
苦憂思遂敗而不振其故何也長江大河百折必
東而溝澮之水朝盈而夕涸彼其於浩然之氣養
之不素而所謂慷慨悲壯者特出於一時感憤激
觸之所為則不必困踣流離之狀足以動其愁苦
憂思而敗其氣也苟出於有所感事往而氣亦平
出於有所憤怒忘而氣亦索出於有所激觸勢定
而氣亦沮矣矧撓之以憂患乎若了齋先生陳忠

肅公乃所謂善養浩然之氣繼孟子而興焉者也
先生沙縣人宋建中靖國初仕為右司諫以論蔡
京卞之奸罷監揚州糧料院起權給事中又以忤
曾布出知泰州謫監建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廬
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又以子正柔訟蔡京安置
通州大觀末放自便又以所著尊堯錄忤宰相徙
台州竟不用以卒夷考古今士之蒙被憂患未有
如先生甚者而先生處之前後一節不少貶以求
暫容於時蓋先生克已尊賢虚心取善所以養其

浩然之氣者非一朝一夕之積是故義有所不屈
抑之而彌昌意有所不屑遏之而必逝流離困踣
人以為至艱而履之若平夷寬廣之途屢仆屢起
毅然必伸其志人以為奇偉卓犖而視之若寢興
語默之常豈彼出於一時感憤激觸之所為者可
同年而語哉某每讀先生責沈文自警詩論子姪
諸篇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為先生之獨立不懼遜
世無悶其原蓋出於此未可直以氣節之士目之
也先生故有書院在縣西一里許後因以祀先生
及從子默堂先生歲久甚圯有司者未之能葺某
謀於教諭李和光訓導林順石愷將出月俸之贏
稍脩飾焉而和光等各請以其膳直鄉縉紳曾君
侗等各請以其費為助則遂屬典膳蕭延魯言卿
撤而新之以為今祠自嘉靖癸巳四月庚子至歲
十月乙亥予以訖功先生裔孫載興伐石請紀成
事某因僭論先生之學使後之祀先生者知所嚮
往如此若祠高卑廣狹之度暨諸好義者氏名詳
具碑陰

南平縣雲蓋里社學記

南平之雲蓋里故有淫祠雜老釋氏所爲像祀之里楊生替予毀以爲社學旣又病其卑隘即祠之左作新居焉地高而明屋敞而固師弟子講論遊息於其間者旣安且適矣予乃進其師弟子告之曰若知此屋之所由作與吾所以責於爾者乎夫業賈者必於市業農者必於野業儒者必於學此屋之作固以別爾於市拔諸野而登之儒也然而謀利者賈之爲也謀食者農之爲也謀道者儒之爲也賈不能以謀利不可爲賈農不能以謀食不可爲農儒不能以謀道其獨可爲儒乎自三代之衰外誘深而正學隱至於今日益靡然富貴之爲慕師之教其弟子曰吾將使之爲文詞取富貴焉苟有工於其藝雖甚不肖世以爲賢矣弟子之求其師曰吾文詞之未能將就彼而學焉苟有能傳其藝雖甚不肖世亦以爲賢矣師弟子之所爲胥失其本業而世又賢而助之爲業日勤叛道日甚其名曰儒其實賈與農焉已耳其居曰學其實野

與市焉已耳爾師爾弟子苟所為若是則此屋之作不亦虛乎故吾有以責於爾居其室必思脩其業享其名必思獲其事入而孝出而弟是弟子所以學也率之孝率之弟是師所以教也愛其親舉之以事君敬其長舉之以事上孝弟脩其身而舉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之為儒也夫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凡吾之責於爾非有加於常惟本業之復非有出於位惟所居之稱非有遠於人惟以別於賈與農之為爾師爾弟子其知所從事也哉於時應曰諾楊生曰是將久而忘也請記焉鏡諸石墮置壁間楊生名清從予學儒之知謀道者也

觀瀾亭記

故判肇慶余君雲從有池在郡東郭之東亭於其上取孟子所謂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扁之曰觀瀾之亭君卒若干年予來佐郡刑獄南平劉生應鳳從予遊而君之子相娶於劉氏劉生得讀垂彙問因以觀瀾之亭請曰瀾可以觀道乎曰可夫道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自天之
覆地之載以及日月星辰之運山之峙川之流爲
魚之飛躍草木之生殖皆道也故君子於道觀其
高明者徵諸天觀其博厚者徵諸地觀其始終不
窮者徵諸日月四時觀其靜而正者徵諸山觀其
流而不息者徵諸川觀其充塞無間發見昭著者
徵諸爲魚草木瀾川之屬固所以觀道也曰瀾即
道乎曰即道也易有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器與道不相離可以言形而上下而不
可分上下爲兩物蓋形而上者以其不可見聞而
言也形而下者以其可以見聞而言也可以見聞
者固即其不可見聞者之迹也曰學道者先之觀
瀾可乎曰是未可易能也人之於道必有所見而
後能以意觀否則窒必有所契而後能以神觀否
則滯彼能觀瀾者其於道有所見而契焉矣曰然
則能觀瀾者其學至矣乎曰未也夫山下出泉靜
而清者性之初也泉之始達擴而充之者善之幾
也原泉混混盈科而進者學之事也溥溥淵泉而

時出之者。聖之德也。德聖則與道爲一。而學斯至焉矣。曰在吾人則何以爲力乎。曰吾固已言之。擴充其端。進而不已。斯其方也。於是劉生戚戚然。若有動於中。又欣然。若有得焉。起謝且言曰。請以記於亭。予曰諾。

雨觀樓記

西湖稱絕勝。於華亭。予世家湖上。自少時即得而恣遊焉。然猶未知湖之勝也。少長始或偕友朋具尊酒。飲於湖上。醉而歌而釣。而操舟以漾於其中。自以爲極樂矣。人猶得而異之。又或得而指議之。他則豈若雨中之爲觀乎。吾嘗登五樓。雖樓之大。不過十六椽。而湖之勝。則一望而皆得其蘄。方其陰。兩四凝。其雨將注。耕者休。漁者走。舟行於其間。者戴笠荷蓑。以俟。鳧鷖鷓鴣。嗚呼而往來。紛然各出其狀。而吾得靜而觀之。及其雨也。水流不波。岸無飛塵。縹草佳木。若醉以卧。若俯以聽。芰荷菱芡。若歡以合。若怒以離。旁有奇石。若洗以淨。田有蓄禾。若爭以馳。幽鳥悲鳴。若有所訴。錦鱗躍出。若有

新慕園無人行而予也方啓南牖掩遺冊獨坐
而觀之東有古剎西有山四五點隱隱與吾相對
在天惟雨在地惟吾會而爲四以亨斯湖之勝而
人莫或與焉則其爲樂豈不滋哉又樓之建也東
西北三面皆不鑿牖惟南則六牖洞然自與湖接
故其情最親雖頃刻不能舍去而自今年來其冠
帶與俗人語者日每居其大半則始不得登是樓
與湖相親如平時幸惟雨中賓客遼絕乃復葛巾
野服洗心滌慮從容其間以憑觀夫前之所云則
凡吾之爲此樓者固將專之而又有所冀於雨也

友菊記

菊之好自晉陶淵明以後未有聞乃今見友菊項
君蓋深於好者也君名異字同甫世居歙南之富
溪性儉朴他無所慕惟對菊則終日言笑每秋至
聞有異本必厚價購之至則命童子守之或失去
愀然不樂客有貽君菊者君笑曰子固知我取酒
劇飲醉輒卧其下天少寒移置密室加帷幄焉春

少海文集卷三
深擇沃土分執其上躬親灌溉盛暑不輟有病其
勞者君曰子知農夫之於稼乎耕耘收穫歷三時
矣然後享一飽之樂吾非菊無以樂吾心故吾之
於菊有甚於農夫之於稼也夫欲享其樂尚安所
辭其勞乎每出遊必挾以往嘗過松訪於少海書
舍予問所供來曰黃君子華予因請見君願從者
取黃君比至則菊也一日有急出童子忘携焉薄
暮行百里許夢狐裘人告曰吾與子友二十年今
遽忘我耶君覺索菊不得即命停舟取之是夜復
夢狐裘人揖而前曰辱君不棄我於百里之外故
來謝君擁衾起坐對菊賦詩甚喜津津也嗣後童
子皆解君意至有舍餼糧爭携菊者君於菊以是
益親凡憂愁抑鬱感慨無聊之意舉托以自解焉
君常謂吾之好菊得之於心非聲音笑貌所能矯
飾是故久而不衰嗚呼世之以面交者平居相飲
食嬉遊若可托以生死一旦臨小利害輒反面若
不相識視君之於菊其賢否何如也君他事予不
能知獨此謂可愧世之爲友者且淵明之徒也記

之以爲勸曰後之人欲從淵明遊者無視去其友
不如菊也

華亭縣新建名宦鄉賢祠記

華亭名宦鄉賢故未有祠祠之者今監察御史邑
侯宋豐聶公也公舉正德丁丑進士來尹茲邑見
其民有不獲所者爲節冗費抑蕪併發倉庾以賑
其窮見其民有信鬼好訟不率教者爲脩學宮立
鄉社禮儒生以振其衰又見其有不率者喟然歎
曰聖人之道遠而未易求吾即其近者以勸可乎

乃博采史乘參互稽聞得前尹某輩宦之最有益
者幾人某官某輩鄉之最賢者幾人將祠諸學官
之東西以風勵民俗而歲適大侵費無所於出公
自捐俸若干鳩工始事太學生陸岳金山衛庠生
劉因聞而奮曰茲義舉也成之在我即公所規地
建祠二間左爲名宦右爲鄉賢樑棟楠櫨門檻之
屬煥然以新丹漆粉繪塗堊之屬爛然以章蓋瓦
級磚土石之屬翬然以整而二祠之前舊有隙地
復就其兩旁各建樓五間爲絃誦遊歌之所闔五

月工用告成時嘉靖癸未仲秋朔也季秋之望公舍奠祠下禮度肅雍品物明備一時吏士得於觀者莫不鼓舞振作政有勗以舉其良德有勸以底於成而邑之父老子弟亦莫不瞻望欣喜私相戒飭以無負公之教蓋一舉動邑幾化焉閱一年公以擢去廩膳生沈某輩若干人相與思公乃合而謀曰華亭東南壯邑名宦鄉賢代未始乏人碩湮沒百年而始祠於公又其義有以感人其教有以化俗皆盛事不可無記徵文於某某公門生也於其崇重嘉重之意漸摩最深近嘗登鄉賢祠見其東隅有就地而莫知葺者益歎公之賢能舉斯祠於久曠之後而後世或不能守之於旣成之餘則二祠者將遂廢也用刻石以記曰後之人將爲葺公者耶不爲葺公者耶具可鑒矣

泛栢堂記

先君子官寧都時嘗登泛栢之堂考葺節婦李氏之行退而謂某曰此邑之烈女君子以比其妻者也後十年節婦之孫一川先生某師也出所爲節

婦狀豎別駕蕭君傳示其乃益信節婦之賢而先
君子所以稱美之者不誣作而言曰今天下稱節
婦雖地不多人歛其所處有難有易則其間蓋有
優劣焉夫人情有欲不止則其所以爲之坊者
禮與義也願貧者富者以其分也壯者衰者以其
年異子之強者弱者以其地分也然聖之賢者不肖
者以其勢判饑寒之害切則虛僣之心生歲月之
感深則苟從之念作繼承之望迂則遷就之私勝
野鹿園之誘行則庶耻之節也

不肆者寡矣况當其難者耶方節婦之歸大弘年
甫十七比其寡纔二十五長子崇仁七歲仲子崇
義五歲耳家貧無以爲生其諸族黨又皆欲奪其
志於力於年於地於勢無一足以守者可不謂至
難乎而能卓然不爲之動歷三十餘年卒以成其
名此其自守之堅真有若砥柱之於中流松柏之
於晚歲非共姜孰能配之抑泛柏之詩共姜所以
自誓也共姜之年之地之勢率與節婦同至其力
相去遠甚然猶必自誓而後其志行以是知節婦

之矢心忍性困而不躓仆而不僵顛沛流離而不失其正視其妾為難彼徒處其易者不足言矣堂之以泛栢名也夫亦得其粗哉其自先君子及今且三年追惟庭訓隱隱在耳恨不能嗣登斯堂拜節婦之像至節婦之行實不願使就泯泯以詖述而書之後有觀民風者或可徵於斯文矣

觀闕榮還圖記

名圖為姑蘇邵相筆醫士李壤徵以贈維揚郡伯
易公曰觀

闕榮還誌其實也嘉靖丙戌當天下入覲之期公以故事將行民相率挽而留之不得也公守維揚三年有善政例宜寵擢適

天子軫念東南諸郡乃復還公維揚圖所載高冠太衣兀然坐車中者謂公也公將至之日郡父老子弟欣然往而迎之圖所載前驅之人暨其餘護且從者有少有長有武有文或躍以趨或儼以待或相顧言笑柝舞其色若有得焉者蓋公至而民樂之其狀然也維揚多佳山水圖所載諸山又皆秀

偉明粹望之如列黛焉者蓋公既至則山川草木精神自信有固欬也所載旗幟之屬燁然以新劍戟戈矛之屬轟然以整車馬之屬秩然以同蓋公政教法度素備且明故其見於事者然也所載宮闕隱隱霄漢間者即今

天子所居公之所觀而還也丹青之工亦畧具矣雖然圖所具者迹也以予觀之賢如公者其足迹之所至有餘思焉論議之所及有餘旨焉心思之所注有餘衷焉丰采之所被有餘光焉聲名之所屆有餘馨焉慶澤之所流有餘愛焉百姓由之而不知知之而不能言也而况於丹青者耶予雅辱公知又李壤者予姻婭也因其請輒爲之記且以頌公之美傳諸四方

重修啓賢橋記

去郭西六里有橋曰錢涇水出橋下者蓋自湖歷迎迤而東行道今啓賢橋折而南出錢涇與秀州塘會又東入於浦其北通九峰之陰遂抵上海其西則適越與蘇者驛程在焉故啓賢雖僻其舟楫

徒負之所往來與他要衝者等嘉靖乙酉冬恒雨
爲災橋故伐木爲之日就圯毀過者咸戚刑部主
事李君尚綱召其父老而告之曰是橋不脩且壞
且吾聞不一勞者不久逸也請易以石何如衆僉
曰然倡諸里人得粟若干石將遂事事復以告郡
倅東魯郭侯侯方攝水利曰吾職也當爲成之明
日至橋下審方計役課食募工與石取鍛功旣肇
興侯捐俸若干勞諸動者小大胥勸橋用告成始
於丙戌二月十二日終於是歲三月望日高二丈
二尺廣如其數長倍之其龍楹密規制之良成功
之速詢諸董耆未或前聞也於是李君徵予文爲
記予嘗見李君言

國初錢涇未有橋民相與築堰居之有術者曰改
堰作橋茲土當大盛至成化間尚書文通錢公謂
茲大邑之郊而無橋梁非所以便行旅張城邑白
于官作所謂錢涇橋者里中遂興其亦幸舉進士
乃今落賢脩徙而居者益有加焉術者之言始信
嗟乎天下事豈不誠有數耶方術者之欲改堰而

橋人固未以爲然也。自文通開之，至於今，李君謀之，郭侯相之，橋用繼作，而里亦以振。夫三君子與生不同時，其居不同地，其仕不同官，然於是二橋經營康治之意，若相謀者。卒於里有功焉，里固當興歎，何其能與三君子遇也。雖歎數以天啓，功以人濟，二君子猶生於鄉者也。郭侯宦於茲土，乃能於啓賢究心焉，勤官而敏政，其可謂允難矣。侯名允禮，字節之，李君名日章，尚綱其字，董是役者，老王貞塘，長張林，助而成之者，許震輩，若干人，皆刻名碑陰云。

方齋記

倅吾郡湖南鄭侯，名其居曰方齋。取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侯少有大志，年二十，領鄉薦，學肆以充行，備以絮。每舉動，輒問義可否，不隨俗俯仰。於是鄉之學者，信侯之能方也。相與稱方齋先生云。旣五試春官，弗得志，謀於其叔文選公。公曰：君子貴行道耳，必皆進士耶？謁選拜今官，就公求所以治松者。公曰：子無忘其方是矣。又嘗指車而

語曰輪之所以能運者以其負也箱之所以能載者以其方也非箱曷任非輪曷行雖然非箱無所用輪也負其外而方其中柳子有成說矣子其圖之侯奉命惟謹既至松益自裁以義視其貌溫然不見喜愠之色而其中所以自守者確乎不可使遷而就也侯職在治農有以利弊告者侯曰是能使上下四旁舉無病乎倘有不足非絜矩之政也其精慎類如此嘉靖乙酉部使賢侯所爲命董京餉侯首號於衆曰吾與若實有一日之分今茲行也如家人父子然非有大小非有疎戚惟是

朝廷之法在吾人之囿於法也猶木之從矩也可以踰吾食不過一豆衣不過裘葛善皆足以充焉寸縊斗粟惟爾司之吾無爾侵也聞者盡竦嘗署事上海又三署華亭一以方行之有諷侯少自貶者侯曰吾不能詭以媚人吾惟履方而行焉庶於心無愧也於是郡父老子弟皆信侯之能方相與稱方齋公云嗟乎方之爲義不明於世久矣物有則而不過是所謂中也情有制而不流是所謂

和也中和者聖人之大德也而方有焉孔子曰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故方者聖人之所俛焉而終身也侯其志於聖學者耶侯名直字子敬夫以敬直其內而以義方其外其所以用方者蓋有道矣今年春予既爲侯銘其齋侯復欲得予記噫方如侯者固予所樂言也

海槎記

海槎者王君靜之之所自號也君世家上海觀於海而有感焉喟然曰夫海水之宗也道斯焉至德斯焉極故聖人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信乎海之爲聖人也退而覽乘槎之說則又喟然曰吾得從張騫氏以浮於海副吾大觀之萬一於吾生是矣既徙居華亭華亭去海遠而君之思益甚因繪海槎圖朝夕覽焉以自適客有過君者指而問曰子之有取於槎也豈將逃塵俗而游冥漠者乎夫道之在人與水之在地非有異同溝渠川瀆要之皆水日用飲食要之皆道大小差焉爾故行潦取於康公川流稱於孔子華亭之西猪

而爲湖。漚而爲泖。衍而爲川。其爲道之寓也多矣。苟有可觀。皆有可樂。豈惟海耶。君何慕之深也。君笑曰。子之言知道矣。而未知所以求道也。夫道與水固無往而不在。然而求其全。猶恐其失之也。而况於其散焉者乎。今夫江不可以言廣。漢不可以言水。舉其一而遺其一。道之所以失也。昔者三千之徒。蓋嘗登孔氏之門。舉道之全而識之矣。其旣也得其一體而不足。故君子之求道。自其全者始。以其全者主之。而以散者充之。此吾之所以志於海而有取於槎也。且子以吾之槎爲何物也。哉。槎一靈物也。而人之心最靈者也。吾將虛吾心以觀吾道之全。故槎者吾所資以入於道之具也。吾豈欲逃塵俗而將冥漠者哉。於是客無以應。予聞之始而疑。終而若有契焉。造君請記之。君曰諾。遂書於其上云。

曹氏義田記

有義舉焉。其澤可以及民。而又可以便有司。裨國家其功甚鉅。茲豈非人所樂爲者乎。然而歷數十

行年里之富貴顯融之士。數輩矣。而後有爲之者。何何也。欲勝而義微。簞食豆羹。見於其色。然則自簞食。豆羹而上。宜其有深慚而不爲者。與松之南。干。皆舊民巨族也。太學生子勵君。賢而能文章。性又喜施。里人姚信者。死無後。存糧若干石。里之民。歲爲輸之。或值凶歉。民無所於出。輒負瓦。揭木。鬻。身。安以應催科之命。蓋有司者。每病其賦之後期。而爲之。賤者。又每病有司之莫予惜。前後數十年。富貴顯融之士。未有能救焉者也。君獨以爲已任。割田若干畝。俾里之長者。歲取其八。以償公賦。時民又而有司無督促之煩。吾所謂澤及民。俾有司。裨國家者。君一舉。脊得焉。不謂能好義哉。於是里之黃者。與其子弟。相與名其田曰義。昭君懿也。夫松賦財之所出也。八口之家。耕耨之所入。率以其半輸賦。而不足。重之以存糧代償之。令民滋病矣。不有好義之士。出而救之。民其能有瘳哉。松爲里千四百有奇。使里得一人。不獨可無逋賦以煩有司。而民用輯寧。實國家之所深賴。義之爲澤不

可勝用也。昔范文正公置義田以贍族人，至於今為頌。蘇松壤地相接，君之斯舉似亦聞公之風而興起者。至於推族人之愛，以及其疎無其位而行其志於勢為難，使當范公之時，得不為所與哉？予方學公而未能重君之能義，遂書其事刻之於石，與同志者勉焉。

鶴山記

楊氏故有聞於曹涇，至鶴山先生有德而後嘗謂人曰：古今知名之士，其在山林，不下廊廟，吾迂且僻，無所用於時，山林吾分也。又曰：天下之物，其清遠閒放者，莫如鶴。夫人物之靈也，而或苟得以害仁，怙寵以忘義，得無愧於鶴與？因累石為山，參鶴其下，合而自號曰鶴山。君子曰：先生富而不驕，貴而不有，居東海之濱，而足鮮超超之迹，心靡請謁之思，其貞似鶴，磊落負氣節，不隨俗偃仰，又不可脅以勢，其介似山，斯可謂善取類矣。遂相與稱鶴山先生云。先生有子孟卿，實以文學有聲於時。先生又每以所自况者，改而語之曰：所貴乎鶴為其

善鳴也。所貴乎山爲其能爲雨也。今國家之盛非
文曷鳴。民之趨於敝也。非澤曷濟。子其勉之。孟卿
奉命惟謹。君子曰。孟卿之文暢而腴。易而理鏗鏘。
而不激。蓋善鳴者也。其爲人直而溫。仁而斷。恢恢
乎有餘量。能爲澤者也。其真鶴山子與夫天下之
道二出與處而已。出則以其文。其澤濟時而鳴。世
古所謂伊傅之徒是也。處則以其貞。其介脩身而
抗名。古所謂巢由之徒是也。蓋伊傅之具。旣素存
於耕築之時。而巢由之節。又益重於敝筵天下之
後。今先生有且節。而孟卿有其具。不可謂不賢哉。
且鶴與山物也。先生得之。以爲處。孟卿得之。以爲
出。天下之道。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有資於吾
人者多矣。予舉進士五年。旣不能高山林之節。至
所謂濟時而鳴世者。又力非所任也。於鶴山願學
焉。遂爲之記。併以自警云。

竹村記

竹村先生少讀書。長以家蠶棄去。晚課其子紹先。
監先學。厥有聞矣。喟然嘆曰。吾以業付吾子。茲其

遂可隱乎。買田構廬，居涿溪之上，率溪之流，植竹萬竿，清陰素波，相與環映。課耕之暇，卽而憩焉。俗轍不至，惡聲靡聞。觴詠樂奕，以時自適。乃進二君，謂之曰：樂哉吾竹之爲村乎！彼汲汲榮利之圖，以自貽戚於車塵馬足之下者，其爲心何如也？又曰：竹君子所以比德也。是故中虛以崇智，外直以端軌，後凋以砥節。吾老矣，不能進於是矣。樹高標而揚不聲，其在子也耶？於是二君述以語余，請爲之記。余曰：懿哉！先生之志與何其與世之爲好者異。

也。古今稱好竹，莫甚於王子猷。猷之言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而東坡蘇子嗣爲之說，其意乃在清俗肥瘦之間，他未暇及也。先生靜淵以知事，本訥以近仁，貞毅以固守，休德令聞，擬諸所好，可謂協矣。而復拳拳焉，惟子之繼承。是望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懿哉！先生之志與能穀其子者也。彼王氏之愧竇氏之桂，所以望諸後人者，其無乃陋乎？昔伶倫氏取嶰谷之竹，以爲黃鐘之宮，而樂是用。興又竹鳳所棲也。鳳之出天下，以爲瑞。二君之文

使遇伶倫焉薦而起之恟而奏之固將以鳴國家
瑞天下而得先生爲之父信所以爲棲鳳之地者
與枳棘乎異矣然則覽德輝而耀九苞之羽其殆
可必也夫先生姓張氏名應祥字子善邑大夫士
因其居而稱之曰竹村云

望雲記

國子生項君汝清過予言曰其不幸數歲而孤又
不肖無以養吾母吾兄漢汝潔者遊江淮間母之
養資焉願其心未始以爲安也蓋嘗語某曰吾非

遊無以養吾母然道非吾好也吾聞古梁公者
望雲而思其親五僂焉事商賈之業於茲有年矣
山川之登眺道里之經歷不爲不多雲之接於日
者其亦屢焉爾矣吾之心每有見焉雖不敢自附
於公然未始一日忘吾母也又曰梁公之於唐猶
仕而顯其親也吾生也賤不獲顯吾母又舍而遊
焉吾之心夫豈獨弗忘而已將愧赧咨嗟而不能
釋也因自號曰望雲見雲焉感歎涕洟或竟日不
懌其徒之從者見其然也相與慰之慰之弗能得

也。斯相與詠歌而稱道之。望雲之名徧江淮矣。其
重愧吾母之不能養而吾兄之念母者不置也。乞
言以爲之記。夫天下之事苟有所限皆不可以強
能。其根於性無問智愚貴賤賢不肖皆可學而至
充其量皆可以無愧於心。而名後來者惟忠與孝
爲然。梁公之忠著於反正之舉而其孝也著於望
雲之思。固卓乎不可及矣。世之人弗能於忠則每
以不得位爲解。至於孝宜無可諉。又輒曰是愚不
肖弗及爲賢矣。智矣。貴有位矣。進之無聞於忠退
之不能自致其孝。猶夫人也。視其貌安焉。問之若
有所限而弗能爲者。豈非梁公之罪人哉。而汝潔
之遊以爲其母。至所以念其母者。又每於遊發之
此其心固可進於梁公之孝矣。有援之使仕。忠或
可幾也。然則雖布衣何貶焉。用書其事。規於有位
者。

懷遠縣禹廟重脩鐘鼓樓記

懷遠縣禹廟故有鐘鼓樓。歲久漸圯。嘉靖乙酉秋
七月。司禮少監魏公達。以使事道淮。按圖考誌。謂

其僕曰神禹氏功德萬世永賴今其廟去此七十
里而近吾不可無謁遂趨拜祠下願瞻歎息晉其
邑令其諭之曰邑有聖人祠而鐘鼓樓乃壞弗治
令之耻也蓋圖諸歲適告禋費無所於出公則損
私財若干鳩工庀材易敗以堅飾漫以文閱若干
日工以告成規制藻彩不廢益新邦人聚觀山川
改色乃伐崖石屬予爲記惟我

國家報功崇德於凡古昔帝王歲有常祀又孟秋
遣使奉香帛祝冊命有司祭諸陵寢其遣之也

天子御殿百官朝服齋戒而後從事載在令甲其禮
甚虔然則祠之在郡邑者時而葺之以昭禋祀有
司職也懷遠古塗山氏之墟禹之所娶又其治水
先焉自漢而有廟以迄於今禹績之思其在人深
矣而使之弗治則豈徒令之耻哉

國之祀典不可謂無廢焉矣公之新之也其有慨
於是耶夫君子之事神與其治人其理一而無二
是故報功所以勸忠崇德所以翊教禮嚴於往昔
乃所以振勵乎今茲祀典之脩化理之助也公之

斯舉民其有感而興者與今而後吏茲土者登斯樓覽斯文惕然惟化理之念而勿以有司之闕遺仰中貴之使則二樓者可以弗壞而亦不徒爲具文也已

孫氏先祠記

孫氏先祠者碧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名某字某世爲上海鉅族今去邑二十七里所稱孫家灣者蓋先生高祖某以上皆居之後燬於火而曾祖某始徙居邑治之南歷祖教諭某考某以迄于先生之兄弟父子乃復大振然祠猶未脩也正德丁卯先生以居讓其兄司憲鵠而徙居其右里許越十有九年嘉靖丙戌謀新焉進其子鄉進士繼祿謂之曰吾聞君子之營居室宗廟爲先蓋其重也昔我曾祖續先緒之微茂功遺澤我後人至于今是賴而祠獨缺時則力未逮其心未始忘也君子於其先也將繼志焉矧其重如祠者耶遂即其堂基之東構祠三間高深廣各如其堂之度中列四龕左右以藏祭器華無踰制朴無廢觀成而奠焉裸

獻祝侑一準諸古邑之俊彥聞而善之曰先生於是有禮矣夫禮理也事得理而後成是故禮之亡也語遠天下失其紀焉語近一家失其則焉其存也天下且猶順之况一家乎古者聖人之制禮也自天子至於士皆有廟是故時而祭時而思所以教孝也過而趨入而肅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所以教敬也孝敬具而家之則立矣家之則立而天下之紀繫焉矣世教既衰禮之爲學弗而不治好古君子蓋嘗病之願其弊莫甚於吳而充莫甚於今日夫自庠序之士以至舉於鄉沾一命於朝皆古所得立廟者也祠之設固廟之遺也而吾屬士大夫侈其室而略於祠者間有之矣則豈非古之爲禮也自天子達於黎庶而今也或不能達於士大夫與且夫君子於其親不敢有死心者也是故象其有養也從而爲之祭象其有居也從而爲之祠祠弗備則祭弗虔祭弗虔則祭之禮亦且隨廢循是意也生事之禮能久無失乎予蓋竊懼夫禮之就亡而君子之教家以及天下者無其具也

先生茲舉也。信有禮哉。先生方以世家爲時望。繼
祿亦磊砢能文章。將策名大廷。躋膺仕。使邑之人
於先生或有化焉。而繼祿又執是以爲政。則所謂
天下得其紀者。固可以推之而無難也。予故樂爲
記其事云。

飭軒記

唐君清之以適名軒。旣而曰。夫適未易言也。有周
公之聖而後。赤舄几几。無失其常有類予之賢。而
後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其也何以能之。惟古之君
子。不忍一置其身於有過之地。而欲寡過。又非樂
放肆而畏拘檢者所能幾也。吾惟志於飭焉。使無
陷於大戾。其可乎。遂更其軒曰飭。大書以揭之。朝
夕以視之。曰。苟忘吾飭。是負茲軒也。君故都憲公
從子。門閥胤祚。甲於他族。然能敦素以樹名。恭儉
以其德。讀書藝文。以世其業。士與君遊者。素已知
其能飭。比君以名軒也。惕然益過。差之爲慮。每一
言出。輒曰。是無乃與道悖乎。道苟合矣。又曰。是無
乃與時忤乎。以至於事無小大。皆然。於是邑之俊

彥相與稱曰飭軒君真能飭者也予聞而歎曰君豈獨真能飭哉乃善爲適者也夫天下之途二理與欲而已理勝則心常虛虛則舒以泰欲勝則心常窒窒則窘以懼是故君子坦蕩蕩其理勝也小人常戚戚其欲勝也君惕然日過差之慮積而久之理常勝而心常虛有不怡然適者寡矣昔周公稱克念作聖而有謂若游大川顏子之學曰不二過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用力於飭者豈其微哉知周公顏子之所以能適則知君之爲飭非迂也

異日以語君君咲曰有是哉遂書以記諸軒下

竹溪記

松水秀而地多竹許君惟德居黃泥漕之陽其水特澄冽可鑑而君之性尤素好竹沿漕而植焉以萬計因自號竹溪予嘗過而憇焉烟霏之狀交乎前風雨之聲交乎耳蓋水若益秀而地若益勝喟然歎曰樂哉是居乎吾所願徙而家也退而考君之履其鄰之叟曰君故鉅族席富厚然於物澹然無所欲獨時時至竹下咲言詠歌以自爲適有古

高人逸士之風則又歎曰賢哉君子吾所願從而
遊也。比官於北北土寒雅不宜竹間或一見蓋蕭
然數竿耳而水固不可得兼或兼矣其主人非戚
里之豪即黃冠緇衣率無足與語竹溪之勝未嘗
不往來於懷而未由一舍此以去戊子秋君之子
本中來與予會居一歲而別將歸所謂竹溪者益
悵然懷之。史事方殷欲去不可嗟乎今世所謂至
樂者非以能適志耶予之志在溪山竹石之間而
適與不得一日自出於塵埃紛擾之外然則予
之適與不適可知矣。茲豈非重外物者之爲累與
予於君又不能無愧也。姑託諸竹上俟獲去爲君
賦焉。

借壽圖記

嘉靖庚寅六月二十五日。榻軒朱君壽五十。配夏
孺人長君一歲。踰月十七日。又適其始生之辰。於
是賓客朋舊婚姻族黨少長邇遯不召具來以祝
以賀。歡聲四聞。閭里歎慕。其子鴻臚行甫繪爲借
壽圖。而予著君夫婦之賢所以獲有壽考者以爲

記其詞曰。惟朱氏世有令德。施於橘軒。繼繼承承。不替益光。一門之中。同爨異服。左右圖史。不畜玩好。以貽子孫。夏孺人恭敬慈惠。以贊以助。內外協德。家以順化。登君之堂。日見禮讓。于于翼翼。薰爲大和。天降祥福。式康以壽。食有高厚。居有夏屋。城府之事。不聞胥吏之辱。不加旣盱。而與朋酒斯舉。坎其擊鼓。白鳥來下。庭有馴鹿。若怵若舞。若企若慕。僉謂壽徵於斯。爲著里人。乃言天道伊邇。惟德不爽。以受多祉。里人乃言。性最爾德。惟君孺人。性爾之則。惟德在身。惟化在人。壽考之休。豈惟其。乃述所聞。揭之斯圖。尚俾來者。知偕壽之自。

題蕭生祖南康孝義記

右詩若文若干篇。大夫士爲蕭南康而作。南康位不顯於時。貲不聞於鄉。而其孝女之行。能使名公鉅卿。如劉司空。蕭太史。輩咸樂爲之詠歌。叙述德之所在。固不以貴富賤貧爲重輕也。哉。然予聞士之生。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南康之盛美。諸大夫士則旣彰之。其嗣而傳諸無窮。

予於南康後之人不能無望也。兩中得考誌所載
南康傳因書此。論南康之孫引鸞。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三

